

# 不在場的同刑者： 張達修《綠島家書》中的 自我規訓與共同療癒

李知灝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 中文摘要

張達修（1906-1983）是戰後台灣著名古典詩人，在2007年家屬出版其《綠島家書》後，他身為白色恐怖受難家屬的內心糾結逐漸為人所知。張達修《綠島家書》裡收錄他寄到綠島給其子張振騰的書信，預知家書將被檢視的情況下，他在書寫內容上產生「自我規訓」的情況。在書信及所附的詩作中，他為了符合監視者的意識型態，一方面透過父子訓誨的過程表現對監視者的服從，一方面展示自身的人脈與思想。並特意伺應監視者反攻復國的心境，試圖取得監視者的信賴，以保全兒子的人身安全。而張達修與張振騰不只是因家書傳遞而同受規訓的「同刑者」，更是透過家書來進行心靈上的療癒。在家書中傳遞漫長監禁生涯間的家庭變貌與故鄉景物，來營塑心靈共同療癒的氛圍。張達修《綠島家書》中的書信內文與附錄詩作，正顯現受難家屬面對白色恐怖的悲歌，以及在政治冤獄下維繫家庭完整的期望。

關鍵詞：張振騰、醉草園、白色恐怖、監獄文學、台灣古典詩

**A Prisoner Away From Prison:  
The Concepts of Self-Discipline  
and Mutual Healing as Observed  
in Zhang Da-xiou's *Letters to Green Island*\***

Li, Chi-hau

Assistant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Abstract**

Zhang Da-xiou (1906-1983) was a classical poet who rose to fame in Taiwan after World War II. In 2007, his family members published *Letters to Green Island*, revealing the distress that he had experienced as the father of someone who was subjected to the White Terror. This book comprises letters that Zhang Da-xiou mailed to his son Zhang Zhen-teng on Green Island. Knowing that his letters would be read by prison officers, their content embodied “self-discipline,” demonstrating his obedience to the prison officers while teaching his son about various matters. In addition, Zhang Da-xiou portrayed personal connections and thoughts that conformed to the ideology

---

\* This project was part of the achievements attained in “An Intersection of Loyalist Condition and Landscape Writing”: A Study of Zhang Da-xiou’s “Tsui, Tsao-yuan Poems” performed by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SC 102-2410-H-150-013-)

of the prison officers. He emphasized his desire to reclaim mainland China in order to gain the trust of the prison officers so that the safety of his son could be ensured. In effect, Zhang Da-xiou was also a “prisoner” because of the self-discipline that he had to practice when writing the letters. However, the letters also facilitated spiritual healing. In the letters, family changes and descriptions of hometown scenes during Zhang Zhen-teng’s long imprisonment were stated, creating an image that induced spiritual healing. The book illustrates the sorrow of families in the face of the White Terror in addition to the hope that, despite miscarriages of justice, their families would be complete once more.

**Key words:** Zhang Zhen-teng, Tsui Tsao-yuan, White Terror, prison literature,  
Taiwan classical poetry

# 不在場的同刑者： 張達修《綠島家書》中的 自我規訓與共同療癒\*

## 一、前言

張達修（1906-1983），號篁川，南投竹山人，是戰後台灣著名古典詩人。過去詩壇僅知其詩藝超群，常於詩人大會掄元奪冠。但隨著家屬將其手稿陸續出版成《張達修全集》，他身為白色恐怖受難家屬的內心糾結才逐漸為人所知<sup>1</sup>。雖然他本身未遭受政治冤獄，但其長子張振騰因為「台中地區工作委員案」，參加「讀書會」卻遭指控參與共黨外圍組織而判刑 12 年，並在 1951 到 1962 年移送綠島「新生訓導處」勞改。《張達修全集》中的《綠島家書》就是這段期間，張達修寄到綠島給張振騰的書信總集，計有 224 封家書<sup>2</sup>。書後還附錄張振騰的回憶錄，和其妹張翠梧寫的〈白色恐怖黑牢外的家屬生活點滴〉。在台灣的監獄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遺民意識與地景書寫的交織：以張達修《醉草園詩集》為研究中心」（計畫編號 NSC 102-2410-H-150-013-）之部分成果，也感謝匿名審查人對本文的指導。

<sup>1</sup> 如潘驥，〈張達修文學的三種面向—現代性、異域經驗與創傷書寫〉（嘉義：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8 年）。張淵盛，〈飄零·詩歌·醉草園——跨政權台灣末代傳統文人的應世之路〉（高雄市：麗文文化，2016 年）。二者皆述及《綠島家書》之事。此外還有李知灝，〈終戰前張達修海內外地景書寫中的遺民感興〉《海洋文化學刊》第 18 期（2015 年 6 月），頁 103-138。與李知灝，〈遺民幻夢：戰後初期張達修遺民想像的幻滅與重構〉，《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20 期（2015 年 4 月），頁 9-39。論述張達修在戰前對中國的遺民想像及戰後對時局的失落。

<sup>2</sup> 這當中為張振騰所收藏，由張達修書寫、郵遞至綠島的書信，但未見張振騰自綠島寄回的家書。或是張達修為避免家書落入有心人士之手，而在閱後銷毀。

書寫作品中，張達修《綠島家書》是少見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在當時寫入監禁地，最終將書信結集成冊者。然到目前為止，僅在部分的論著中曾提及《綠島家書》，且多僅述其本事，其中應有深入探討的空間。

提到監禁的相關書寫之探討，最受關注的或許是監獄空間的描述，如邊沁（Jeremy Bentham）設計的全景環視監獄<sup>3</sup>。但當時綠島「新生訓導處」並非一般的監獄，管理方式與空間也不盡相同。正如身處其中的張振騰所述：

新生訓導處與監獄最大的不同，就是活動空間比較大，行動比較自由，自然條件較優厚，管理方式較寬鬆等。因為新生訓導處，表面上標榜是感訓機構，故不能很明顯地將思想犯當一般罪犯對待。<sup>4</sup>

在空間上，最初綠島「新生訓練處」就非監獄規格，而是由舊有軍事營舍所改建，後續圍牆修建還是當時受刑人所完成<sup>5</sup>。之所以能採取如此寬鬆的管理方式，與綠島孤懸太平洋的自然環境有關。綠島距離台灣本島有相當的距離，洋流洶湧也使人難以逃離綠島<sup>6</sup>。

但監獄內的規訓方式，仍然可見於綠島「新生訓導處」，且由於關押其間者多為思想犯，特別著重以勞動加上思想改造課程來達到規訓的目的。正如張振騰所述：

新生訓導處，將要改造的思想犯稱為「新生」。改造「新生」的方法分為身與心兩方面；「身」的方面就是要以「勞動」，勞你筋骨，讓你精疲力盡，不再有多餘的精力去想反抗管理官兵的念頭，而「心」的方面

<sup>3</sup> 如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以邊沁（Jeremy Bentham）的全景敞視建築為例，說明中央塔在監視與權力建構的關係。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頁199-200。

<sup>4</sup> 見張達修，《綠島家書》（台中市：張振騰，2007年），頁192-193。以下如出自《綠島家書》者，將僅標明書名及頁碼。

<sup>5</sup> 且圍牆給人的感受反而是能阻擋綠島強烈海風所帶來砂礫。正如張振騰〈國民黨白色恐怖—張振騰回憶錄〉所述：「我們到新生訓導處，第一個工作就是蓋圍牆，把自己圍起來。剛進新生訓導處時，這裡只有像軍隊的木造營舍，與散落周圍的碉堡。……圍牆完成後，飛砂走石的情形改善甚多，生活起居也舒適多了。」（《綠島家書》，頁196-198）

<sup>6</sup> 張振騰說：「台東離綠島最近的距離約十八海哩。台東與綠島之間又有一道叫黑潮的水流經過，海浪很大流速又快。……據綠島百姓說，他們漁民的小舢舨橫過黑潮時，若不很小心常被翻船而喪命海中哩！」（《綠島家書》，頁211）

就是要以各種「討論」「授課」等方法，時時刻刻灌輸「三民主義」、「國父遺教」、「總統訓詞」以及「共匪暴行」、「蘇俄侵華史」等反共抗俄有關的無聊理論思想，而處處考核你的言行以為感訓依據。若有不從，就羅織罪名遣返軍法處重審加重判刑。（《綠島家書》，頁192）<sup>7</sup>

可知綠島「新生訓導處」的規訓方式，一方面以強制勞動來消耗思想犯的體力，如強迫他們開採咾咕石來興建圍牆，使其無暇思考並削弱其抵抗意志。另一方面設定考核思想機制，用加重刑度為威嚇手段，並以達成考核就能提早釋放為誘餌<sup>8</sup>，來達到思想改造的規訓目的。期間不斷灌輸當時執政者的黨國思想（如「三民主義」、「國父遺教」、「總統訓詞」）與反共抗俄論述（如「共匪暴行」、「蘇俄侵華史」），並對此進行思想考核。思想犯只能遵循這樣的規訓方式，直到真正獲釋的一天。

當時身陷其中的張振騰遭遇如此對待，但未被關押在綠島「新生訓導處」的張達修卻也無法忽視這樣的規訓方式。原因是每一封寄到綠島的家書，都可能透過信件檢查成為張振騰考核成績的一部分<sup>9</sup>。也因此，雖不在監禁場域中，但要涉入監禁場域與親人聯繫，就必須、或自認為需要符合這個場域的規範<sup>10</sup>。縱使張達修不在綠島受刑，在家書中卻也一同遭受監禁場域的規訓。預期寄到綠島的家書將被監視者檢視的情況下，張達修或必須揣摩監視者的心思，在文字及內含的思想中迎合其所好。另一方面，張達修或也透過家書隱約向「第一讀者」的監視者表達自家立場與對遭押親屬關切。希望能藉此讓監視者對身陷囹圄的張振騰存有好感，至少不會遭虐或加重刑度。

<sup>7</sup> 正如米歇爾·傅柯在《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中所說：「監獄的自我證明還基於它自身的角色。它被設想為或要求成為一種改造人的機構。」同註3，頁233。又說：「工作同隔離一起被確定為監獄改造的有效手段。」同註3，頁240。

<sup>8</sup> 最終達成考核就能提早釋放的說法，乃是騙局。正如張振騰言：「首任處長姚盛齋甚至於對新生說：『只要拋棄過去重新做人，成績好就可以縮短刑期，提早結訓重獲自由。』其實這是騙人的。從結果看，『新生』的刑期，只有延長不可能縮短，刑期服滿了無法結訓，再送小琉球延期感訓的例子比比皆是。」（《綠島家書》，頁193）

<sup>9</sup> 如張振騰言：「當然進出書信都要經過二、三關的檢查。通信內容一有違規或不如檢查人之意者就扣留不發。」（《綠島家書》，頁187）

<sup>10</sup> 如張翠梧〈白色恐怖黑牢外的家屬生活點滴〉言：「綠島家書的往返，因都要經過嚴密的數層檢查關卡。稍有不慎，惟恐加深受刑人的刑期，甚至槍斃。所以都報喜不報憂，寫些報平安的家務事。更不敢去碰心事、生活感言的人生真實面目。」（《綠島家書》，頁249）

在這樣的心情下，家屬的精神其實是與被監禁的親人同在。雖然家屬身體「不在場」——不在綠島「新生訓導處」現場，但在精神上仍是與親人同樣遭受刑罰的「同刑者」。家屬所承擔的，除了同樣被監視、規訓之外，更承擔對關押親人之健康、安全與精神狀況的憂慮。縱使自己被社會加諸「思想犯家屬」的創傷<sup>11</sup>，也必須想方設法維繫遭押親人的精神與求生意志，冀求能獲釋而重新團圓。寄到監禁場域的「家書」，無論對書寫的家屬或閱讀的受難者來說，在遭受不當冤獄的創痛當下，都有其療癒心靈的作用<sup>12</sup>。如在《綠島家書》中，張達修於信前多以收到張振騰的來信，甚感欣慰作為開端<sup>13</sup>。足見往來於綠島之家書，實牽繫受難者與家屬間的心靈。書寫與閱讀家書的動作，則是傳遞情感與再現家族經驗的重要舉措，也是透過家書進行的共同療癒。

緣此，本文嘗試探索張達修在其 224 封家書中，如何「不在場」的伺應監禁場域的規訓，透過家書隱約向監視者表達立場。並且探討張達修透過家書，為維繫家人在牢獄中的精神，同時在書寫與閱讀的動作間共同療癒的過程。

## 二、「不在場」的自我規訓

1950 年 4 月 12 日下午，張振騰在台北的行政專科學校遭到誘捕<sup>14</sup>，從此遭受 12 年牢獄生涯。張達修聽聞兒子被捕，連忙北上希望事件能有所轉圜。在他〈四月十四日北上感作〉詩說：「分明无妄竟成災，文字懸知是禍胎。北望稻江頻灑淚，銀鐺有子未歸來。」<sup>15</sup>哪想到只是過去曾經參加「讀書會」就惹來牢

<sup>11</sup> 在張翠梧〈白色恐怖黑牢外的家屬生活點滴〉即描述全家被貼上政治犯標籤而親友鄰居異樣眼光的情景。(《綠島家書》，頁 233)

<sup>12</sup> 正如李癸雲所說：「人有渴望溝通的本能，寫作讓情感得以抒發，便有助於心理健康。除了寫作，閱讀行為也有療癒效果，因為作品內在的情感會對讀者經驗進行召喚，讓閱讀過程產生『類心理治療效應』」。見李癸雲，〈文學作為精神療癒之實踐——以台灣女詩人葉紅為研究對象〉，《清華學報》44 卷 2 期（2014 年 6 月），頁 256。

<sup>13</sup> 如第一封家書說：「十二月廿八日信，昨已收到，備知學業已有進步，身體健安，且所寄包裹鈞已收到為慰！」(《綠島家書》，頁 17) 又如第 223 封家書說：「前後來訊均收到，藉悉近況為慰。」(《綠島家書》，頁 181) 可見在與張振騰通信，在書寫與閱讀家書之過程中，或有讓張達修產生精神撫慰的作用。

<sup>14</sup> 後為中興大學法商分部，現為台北大學。

<sup>15</sup> 張達修，《醉草園詩集》(台中：張振騰，2007 年)，頁 156。

獄之災呢？到了 1951 年 5 月張振騰從台北移監綠島。在交通不便的情況下，「家書」成為最便利的通訊方式。

在張達修《綠島家書》裡，未見當時張振騰從綠島寄回家中的信件，但從中可確知在 1952 年 1 月，雙方就透過書信建構出雙向的聯繫管道。張達修也應知曉，兒子並非家書的第一位讀者，所有出入綠島「新生訓導處」的信件都要受檢，因此在書寫的下自然有所節制，甚而可能迎合監視者的喜好來書寫。其首要目的自然是希望家書能順利通過監視者的檢查，讓家裡的訊息傳達給獄中的兒子；二來更希望讓看過家書的監視者產生認同感，為牢裡的兒子獲得監視者的親善。在這樣「自我規訓」的情況下，張達修書寫了那些內容？或是透過家書內容傳達甚麼想法給監視者？此即本節所欲探討者。

### （一）被檢視的「家書」：檢信機制下的父子訓誨

預知寄到綠島「新生訓導處」的信件將被監視者檢查的情況下，不在監禁空間的張達修應自知須接受其運作方式，包括監視者的思考邏輯。也因此在家書的部分文字裡，表面上是父親對兒子的訓誨，實際卻是藉此向檢察信件的監視者表達某些立場，其中最鮮明的就是服從於監視者的姿態。身為父親的張達修最常在家書中告訴兒子的，就是要服從於監視者的姿態，在家書的結尾不斷囑咐張振騰，要「虛心勉學，認真做人」（《綠島家書》，頁 17）、「徹底悔過遷善，遵奉命令規則」（《綠島家書》，頁 19）、「遵規奉法，專心反省，以贖前愆，而求自新之道」（《綠島家書》，頁 20）。這些話語表面上是對兒子的訓勉，但同時也是向監視者，以及背後的威權體制表示服從。如在第 11 與 14 封家書末寫到：

汝前來信，已能痛改前非，日邁進於新生之道，殊為忻慰！宜遵奉官長之指導，心體力行，日求進益，至為切囑！（《綠島家書》，頁 23）

汝應能體察父母愛子之心，而更加反躬自省，從頭重新作人，凜守長官訓誨，以達新生之路，始無負政府寬大之恩，及父母舐犢之念，是所切囑！（《綠島家書》，頁 26）



在這些信件中，張達修強調張振騰在之前的書信中已「徹底悔過」、「痛改前非」。這不只是對兒子的訓誨，而是藉機向監視者表達兒子在思想上已經徹底「悔悟」。再者，透過這些話語向監視者表明兒子將遵奉「長官」的命令，安分守己直到重獲「新生」。在書信中也強調了「政府寬大之恩」，此即迎合監視者的思想而對整個威權體制表達服從。如在第 43 封家書中說：

汝因一念之差，鑄成大錯，幾誤前途，每與汝母論及此事，未嘗不疾手痛心，幸蒙政府寬宥，予汝以新生之門，數年以來，進益如何，宜拊心自問，勤加檢討，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切勿甘自菲薄，自貽伊戚，須知今日之鍛鍊，則為玉汝於成，亟宜倍加乾惕，凜遵規矩，秉乘師長箴言，重新做人，為現代之青年，而無忝於所生，是所切囑！（《綠島家書》，頁 42）

在上面的文字裡，先從父母的立場，訓誨張振騰因「一念之差」而「鑄成大錯」。更進一步對於「政府寬宥」表達謝意，勉勵兒子要「洗心革面」，最後仍提醒要遵守監視者的規訓，成為現代青年、重新做人。末尾更強調這是他的囑咐，別讓父母羞辱。

張達修為何要如此訓勉張振騰？這其實就是在威權體制下，家屬被迫「自我規訓」所致。因為在當時縱使判刑確定也難保親人能順利度過整個刑期。或是由監視者陳報上級，指稱思想犯未服「教化」而加重刑期，甚至處死<sup>16</sup>；或是監視者本身蓄意施予虐待，讓思想犯身心備受煎熬，最終客死異鄉<sup>17</sup>。這也是為何張達修在家書中必須如此「自我規訓」的原因。在當時的台灣，親人受監禁而遠在綠島，而當時的威權體制也非張達修所能推翻。面對如此情境，他只能被迫接受這套規訓機制，希望藉此讓兒子不致受到監視者更嚴重的迫害。

<sup>16</sup> 正如張振騰所述，官方在綠島推動「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失敗後「官方惱羞成怒，認為這個運動的失敗導因於有人煽火策動所致。而由各隊將一些平時被認為頑劣份子的黑名單中挑出，總共一百六十餘人，遣送軍法處重審，而再度槍斃一大批人」（《綠島家書》，頁 195）。

<sup>17</sup> 就如陳英泰所陳述，自己在諸事都不積極，故成為監視者仇視的對象。再加上健康問題而常避開重勞動，讓監視者更覺毫無貢獻。更言：「平常點點滴滴的這些印象的累積卻會成為要命的索命符。」就差點被送回台灣處死。見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上）（台北市：唐山出版社，2005 年），頁 329-331。

由於命懸人手，向監視者及其背後的威權體制表達服從，就成了為親人保命的手段之一。

除向監視者表達服從外，張達修也不斷指陳兒子能對其背後的「國家」(威權體制)有所助益，甚至能對「反共」大業有利。在最初通信的第8、9封家書中就開始出現「無負國家寬大之至意，培育青年之深心」(《綠島家書》，頁21)、「報效家國，是所厚望也」(《綠島家書》，頁22)等話語。張達修以父親的身分向兒子訓示要感謝國家的寬大，並以其身為青年而更應感念國家的培育，還提及未來張振騰能報效國家是他最大的希望。這樣的書寫在1953到1954年的家書中更是屢見，如在第46封家書就說：

今幸蒙政府寬宥，予汝以新生之門，數年以來，進益如何，宜拊心自問，勤加檢討，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予汝以重新做人之機會，務須徹底懺悔，清除雜念，認識我國國體，遵奉官長老師之指示，恪守奉行，循規蹈矩，衿影無慚，絕不能再作非分之言動，以貽誤自己，玷辱家風；凡人固不能無過，惟勇於改過，回頭是岸，是則今日之受感訓，乃玉汝於成，目下國家正需要青年，以完成抗建大業，甚望汝能深體父母之心，以為干城之用，庶不負國家培植之恩、父母倚望之切，……，甚望汝凜遵規律，冀早日得以恢復自由，是所切囑！（《綠島家書》，頁44）

表面上是以父母的角度訓誨兒子，實際卻是向監視者陳述張振騰若能重獲自由，未來將可成為國家的助力。首先點出張振騰曾受過良好教育，並透過父親的訓誨向監視者表達服從。接著特意指出當時反共復國的政策，陳述執政者的「抗建大業」正需要青年來完成，藉此向監視者指陳兒子對國家之用處。最終希望兒子「凜遵規律」等語，也是向監視者保證兒子將完全遵守規定，只希望能平安的恢復自由。又如在第63封家書中也說：

所云悔恨靡已，具見懺悔之心，凡人不能無過，惟知過能改，便是重新作人，孔子所謂「知恥近乎勇」者，來日方長，宜將舊染徹底湔除，以日進於新生之道，日新又新，昨非今是，來者可追，亟宜凜守箴規，策

勉自勵，將來有機得蒙政府寬宥，以報效國家而贖罪愆，庶不負國家予汝以再生之德也。（《綠島家書》，頁 57）

在信中張達修仍不斷向監視者承認知錯與後悔，並希望兒子能遵守監視者的規訓。更寫到將來若能獲政府的寬赦，定要報效國家的「再生之德」。這是向家書的第一讀者——在綠島「新生訓導處」的監視者，宣示若能讓張振騰獲釋、回歸社會，必能對國家有所幫助。

然而張達修這些話語的目的，真是希望張振騰從心底完全接受，認為被關押在綠島就是國家的「寬大」與「培育」？希望未來能為國家所用？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家書中訓勉兒子要報效國家的話語，也時常與關懷張振騰的「身體」相結合。如「鍊成不壞之身，以為報效邦家之用」（《綠島家書》，頁 30）、「砥礪身心，以冀報效國家」（《綠島家書》，頁 31）、「鍛此強壯之軀，以為國家之用」（《綠島家書》，頁 34）。由此可知這些話語的目的應不在報效國家，而是希望保全兒子的身體平安、健康。這是身為父親在此情境下，所剩下最卑微的祈求，希望在牢獄中的兒子能身體健康的活著。如在第 37 封家書末所說的：「務宜鍛鍊身心，修養德性，剔垢磨光，成為有用之才，以報效黨國，至深切囑！」（《綠島家書》，頁 38-39）表面上張達修不斷囑咐張振騰，要鍛鍊、修養身心，以「報效黨國」，實則是關切並設法保全其生命安全，因而向監視者所展現的姿態與話語。這種心思也延續到張振騰即將獲釋前，如在第 216 封家書中說：

聞吾兒今後更多鍛鍊身體機會，尤為欣忭。有恆為成功之本，宜持之以恆，早眠早起，身心自日臻強壯。至於循規蹈矩，已諄囑屢矣，所以然者，亦欲使吾兒能以父母之心為心耳。（《綠島家書》，頁 175）

兒子遭誣陷而關押綠島十餘年，做為父母者，一心只能祈求兒子能平安、身體健康，進而囑咐必須循規蹈矩、聽從監視者的規訓，這也是身為白色恐怖受難家屬在家書中顯現的無奈。

## （二）對監視者的獨白：「同刑」家屬的自我展示

除了透過父子訓誨的方式對監視者及威權體制表達服從之外，張達修也常在家書裡自顧自的表述自己的社交活動，比如說參加當時的詩人大會的交遊與詩作。這表面上是向張振騰分享近況，但仔細觀察當中的陳述，似非如此。這些話語彷彿是張達修對著虛空的自我獨白，更像是對橫亙在通信路線中的監視者的宣言。就如同監禁場域中監視者對受刑人的檢視，雖然家屬「不在場」，但在家書中的言行也因檢信機制而受到監視者的檢視，也因此才出現如第 18 封家書所說：

振騰吾兒：雙十節及光復節，一連串的佳節都已過去，再過幾天就是普天同慶祝總統誕辰了，這幾天洋溢著慶祝氣氛，歡聲喜氣，早已籠罩著每個村落，多麼愉快的事啊！（《綠島家書》，頁 28）

這段文字並非對兒子的訓勉，雖然像話家常般描述當時社會的氣氛，但細究內容卻是強調十月「雙十節」、「光復節」、「總統誕辰」等政治性節日所帶來的歡慶氣氛。這應是向監視者展示，身為家屬的張達修也樂於迎接這些政治性節日的姿態，這正是監視者及其背後的威權體制希望被監禁者接受「規訓」後的姿態<sup>18</sup>。

從這個角度來看，縱使張達修「不在場」，但他在家書中所呈現的言行仍須展現給監視者、並且展現出接受其規訓的姿態，這也是為了符合監禁場域的規訓所做的「自我規訓」。而張達修在家書中向監視者宣告了什麼？當中又展現出哪些「自我規訓」的面向？就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監禁場域中監視者的權力大過一切，但監禁場域並非遺世獨立，它不過是依附在國家權力場中的小角落。而且會因國家權力場的變動，讓監禁場域產生影響，包括規訓的方式、空間的改造與受刑人的釋放規則，甚或影響著監視者的升遷調動與監禁場域的存廢。從受刑人與家屬的角度來看，國家權力場對監

<sup>18</sup> 正如張振騰所述，監視者「灌輸『三民主義』、『國父遺教』、『總統訓詞』以及『共匪暴行』、『蘇俄侵華史』等反共抗俄有關的無聊理論思想，而處處考核你的言行以為感訓依據」（《綠島家書》，頁 192）。

禁場域的影響力，當中或許有可以運作的空間，或可以透過自身在權力場中的人脈關係，對監視者產生影響力。張達修應著眼於此，在家書中屢屢書寫他參加詩人大會的活動過程。表面上是對張振騰敘述參加詩會當下的場景，實際上卻也藉機向監視者展示自身的人脈<sup>19</sup>。就像第 42 封家書所述：

日前詩人節詩人大會，在台北孔廟舉行，由于、賈兩院長主持；與會詩人達五百餘人，皆國內一時之秀。……律詩總詞宗為左右賈院長、林熊祥，絕詩總詞宗張昭芹、魏清德。結果律詩余入選左元、絕詩左三，得于院長及賈院長墨寶、詩集等等為獎品，可謂不負此行也。（《綠島家書》，頁 41）

信中向監視者表明自己結識黨國高層，如監察院長于右任、考試院長賈景德、國大代表張昭芹等人。更以詩作佳績而獲得律詩左詞宗賈景德、絕句左詞宗張昭芹的認可，並獲贈于、賈二人墨寶。張達修透過這段敘述，除特意表現自己與政府高層的關係外，其書寫更受這些黨政高層的肯定，間接向監視者表明自己在思想上並無可疑之處。類似的陳述也出現在第 61 封家書中：

今年詩人節大會，由于、賈兩院長發起，開於台北孔廟，頗呈盛況。是日正遇越南前總理阮文心先生來訪，並邀其演說；阮先生為中國文學大詩人，是日乃由賈景德院長擬題為「甲午詩人節大會歡迎越南大詩家阮文心先生」七律陽韻，總詞宗為左賈景德、右張昭芹（二位均前進士），薦卷詞宗推尹莘農、宗孝忱、錢逸塵、何武公、黃水沛及余等八人充之。（《綠島家書》，頁 55-56）

除前述的于右任、賈景德、張昭芹之外，更有國大代表尹莘農、國學大師宗孝忱等人，而張達修與他們同為詞宗，更一同迎接越南國卸任總理阮文心（1893-1990）<sup>20</sup>。當時的《台灣詩壇》中，賈景德就交代其到訪原由：「又值紅

<sup>19</sup> 張達修在書寫家書時，或特意使用「自由中國詩人大會紀念箋」（該大會由于右任、賈景德掛名主辦），或是印有于右任、賈景德、黃朝琴等人墨寶之紀念詩箋用紙，或也欲以此展現自身之人脈。見《綠島家書》所附之家書原稿照片（《綠島家書》，頁 7-15）。

<sup>20</sup> 相關生平可參見維基百科「阮文心」，（來源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AE%E>

河戰事方急，鎮海會議待開。越前總理阮文心先生來台訪問，小作盤桓，以南國之詞宗，參詩人之盛會。」<sup>21</sup>阮文心來台訪問，正值法國被迫退出中南半島與越南分裂為北越與南越之際，應肩負南北越政局穩定的任務，與國民黨政府高層商討合作事宜，賈景德也藉機邀他參加詩人大會。

張達修藉由家書中描述參加詩人大會的場景，實則向監視者展現自己的人脈。不只是與黨政高層往來，更藉此參加接待重要外賓的聚會。這隱約宣告自己並非一般民眾，在人脈上有國家權力場的高層作為堅實依靠。而在這封家書也附錄當時所作〈甲午詩人節大會歡迎越南大詩家阮文心先生〉一詩：「萬里人來古越裳，敦槃勝會紀端陽。馬關雪恥巖疆復，鯤島昌詩意氣昂。蘭芷未銷楚臣恨，衣冠喜接令公香。婆娑海與紅河水，脣齒相期固國防。」（《綠島家書》，頁 56）在詩作中張達修期待這次詩會能讓南越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之邦誼更加穩固、互為脣齒。在詩中也以台灣過去曾因馬關條約割讓，但最終回歸掌控的經歷，來暗示著失去的領土終將收復。最後在詩末也以婆娑海代指台灣、紅河代指越南<sup>22</sup>，希望兩國能相互提攜、穩固國防，也呼應當時的反共國策。張達修特意向監視者展示這首詩作，除展現在國家權力場中的人脈之外，更表現自己符合監視者規訓的面向。

家書中附錄的多首詩作，似也是張達修揣摩監視者的意識型態，試圖向監視者展現自己與當時的國策相應之處。也可見這些詩作應是經其特意篩選，以伺應監視者及其背後威權體制的意識型態者，再連同家書一併展現給監視者檢視。這種特意抄錄詩作的做法，在第 13 封家書中就可看到。在這封家書所附〈九月十八日偕協進會全人乘機飛澎湖有作〉詩末云：「極目鷺江衣帶水，青山一髮是神州。」（《綠島家書》，頁 24-25）當中寫到他搭機到澎湖時眺望遠方，彷彿可以看到海峽對岸的廈門（古稱「鷺江」），想像所見的一抹青山就是遙遠的故國神州。之所以選錄此詩，或與監視者的身分背景有關。當時在綠島「新生訓導處」的監視者多為戰後隨國民黨政權來台的軍人，因國共內戰失敗而遠離故

6%96%87%E5%BF%83，2017年2月1日）。

<sup>21</sup> 賈景德，〈甲午詩人節賦簡大會諸詩友〉，《台灣詩壇》7卷1期（1954年7月），頁2。

<sup>22</sup> 紅河，為流經越南首都河內之河流，因流域多為紅色土質，水流亦呈紅色，故名。

土、渡海來台成為他們的共同背景<sup>23</sup>。因此，張達修應試圖以詩作中想像遙望中原的景象，讓來自中國大陸的監視者產生共鳴。這種情況在《綠島家書》更是屢見，如〈西螺大橋覽勝〉「極目台西煙雨外，蒼茫海水接中原」(《綠島家書》，頁 36)、〈癸巳端午感事〉「南來新歲月，北望舊山河。」(《綠島家書》，頁 41)、〈九日中壢覽勝〉「晚霽觀音亭外望，中原不見獨搔頭。」(《綠島家書》，頁 50)等句，皆有登高望遠而「見」或「不見」中原故國的想像，這都是因監視者的背景所採取的選詩策略。

張達修在家書中的詩作也想像中原正被「胡人」、「虎狼」所占據，如〈卦山春望〉「斜日隔江時極目，蒼茫禹甸遍胡塵。」(《綠島家書》，頁 63)、〈乙未詩人節台南舉行全國詩人大會〉「南來吾道歌麟鳳，西望神州滿虎狼。」(《綠島家書》，頁 67)等語，也是伺應監視者的背景，將佔領中國大陸的共黨異化且加以貶抑。此外張達修也一併抄錄其弟張達旦的相關作品，或想藉此展現全家皆秉持反共的立場，如第 90 封家書就選錄了張達修(篁川)、張達旦(篁嵐)〈弔屈原〉之作：

青蒲綠艾滿江村，隔水重招楚客魂。絕島南來新歲月，中原北望舊乾坤。魯連蹈海同心事，賈誼投詩賸淚痕。讀罷九歌風雨霽，諸羅何處結蘭蓀。(篁川)

美人香草寫煩冤，一死端思悟至尊<sup>24</sup>。詞賦真堪懸日月，煙塵依舊遍乾坤。黍離未忍淪宗社，葵向何當達帝閭。北定中原知不遠，汨羅重酹楚臣魂。(篁嵐)(《綠島家書》，頁 79)<sup>25</sup>

第 90 封家書就只存這二首詩作及其後的文字，未見書信的前半段，或許是信件內容讓監視者有所疑慮而沒收<sup>26</sup>。然而，為何監視者在檢查信件之後，卻放行

<sup>23</sup> 正如胡子丹所證言：「所有軍官清一色外省人」。胡子丹，《跨世紀的糾葛——我在綠島 3213 天》(台北：國際翻譯社，2009 年)，頁 95。

<sup>24</sup> 「死」字《篁嵐吟草全集》作「意」。

<sup>25</sup> 此詩亦見張達旦，《篁嵐吟草全集》(台中：張達旦，2004 年)，頁 25-26，詩題作「詩人節弔屈原」。

<sup>26</sup> 就如林文龍在《綠島家書》的〈編後記〉中所說：「其中少數幾件不完整，只存附寄詩作，

這二首詩作？或與其內容符合監視者的意識型態有關。在張達修（篁川）的詩作中，頷聯從戰後來台的監視者角度，陳述其來到南方的絕島台灣，一心盼望著恢復過去的古國。隨後頸聯述說這些人像是「義不帝秦」的魯仲連一般，抗拒共黨統治，而自己也一樣抗拒共黨統治，因此如賈誼般作詩歌頌同樣反秦的屈原。在張達旦（篁嵐）的詩作末句，更是強調向北反攻大陸的時機將近，屆時定能重新在汨羅江邊祭悼屈原。在詩作內容裡呼應當時政府的國策，也試圖貼近監視者的心境。從結果論，張達修這樣伺應監視者意識型態的選詩策略，似也成功的讓家書的部分得以保留，如這封家書雖被沒收前半，後半仍能傳遞至張振騰的手上。

只存詩作而欠缺家書內文的，還有第 97 封家書，其中收錄的〈五日登八卦山〉一詩末云：「極目鹿江飛彩鷁，蒲觴待醉太平卮。」為讓監視者了解其意，在詩末張達修更自註云「結句有待飲黃龍之意」（《綠島家書》，頁 83）。用的是南宋岳飛「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sup>27</sup>的典故，同樣也是伺應監視者試圖以武力恢復故土的心境，使其產生心靈上的共鳴，而讓家書得以保留的例證。同樣展現反攻中原的詩作，更是在家書中屢見，如〈弔黃花崗〉：「待掃赤氛招毅魄，尉佗城下薦蘋蘩。」（《綠島家書》，頁 92）、〈庚子台中市詩人節感懷〉：「九歌未捨亡秦恨，八表何當復漢威。」（《綠島家書》，頁 126）、〈觀海〉：「何日中流歌擊楫，三軍睥睨出鯤洋。」（《綠島家書》，頁 129）就連歌詠鄭成功也與反攻中原相結合，如第 188 封家書所附的〈辛丑四月廿九日為鄭王三百年祭南來謁王祠有作〉詩末云：「台員今桃源，收京銳早蓄。登臨赤嵌樓，西望雲追逐。願繼郡王心，慷慨焚儒服。海宇清何時，東都重信宿。」（《綠島家書》，頁 154-155）

詩中將當時的反攻國策與鄭成功與清廷對抗相比擬，在在強調二者間相同的意圖。雖不知張達修在創作這些詩詞時是否就已想到要抄錄進家書中，但這些詩作出現在《綠島家書》中應非偶然，乃是為了伺應監視者意識型態而做的「自我規訓」。

而主文未見，也許是檢查後沒收所致。」（《綠島家書》，頁 254）

<sup>27</sup> 見（元）脫脫《宋史》列傳第一百二十四（台北：鼎文書局，1978 年），頁 11390-11391。



綜而言之，張達修雖不在綠島「新生訓導處」的勞改現場，但其家書卻須通過監禁場域的檢信機制才能到達張振騰之手。因此部分內容在書寫當下就已產生了「自我規訓」，猜想、期望能符合監視者及其背後的威權體制所接受。在書信中可見，張達修屢屢囑咐兒子必須循規蹈矩、深切反省、或是「體認政府的寬大」，要服從監視者的訓練，且接受監視者與背後威權體制的意識型態。再者，張達修自己也向監視者展示自己的言行與思想，並試圖以詩作中反共、反攻書寫來引起監視者的共鳴。這種種努力就是希望兒子在綠島有更好的監禁氛圍，並且能平安度過刑期，這也是身為白色恐怖受難家屬最卑微的企望。

### 三、「同刑者」的共同療癒

張達修在家書中對監視者採取卑微的姿態，並展示自身的言行與思想，除了想對身陷囹圄的兒子有所幫助外，更是希望這些家書能通過信件檢查，送抵真正的收信者——張振騰的手上。寄到監禁場域的「家書」，其主要功能乃是給與親人精神上的支持，並且傳遞家庭的近況，使受囚禁的親人能跟得上家庭的變貌。這是為了讓親人能挺過受監禁的時間，同時也是讓親人在獲釋後能快速融入家庭的氛圍，重新凝塑出完整的家庭生活。在沒有電話的場合、在網路視訊尚未出現的年代，家書中所傳遞的訊息不啻當今的「直播」。希望在符合監視者的信件檢查下，透過家書傳達家族活動近況，使親人能感受到家庭的氛圍，這應是張達修內心最真切的期望。張達修透過書寫家書，用文字產生家庭生活與故鄉地景，讓在異鄉綠島的張振騰能產生想像與慰藉。在這書寫與閱讀的過程中，雙方都在消弭因政治冤案所帶來的隔離與傷害。從這個角度來看，張達修與張振騰不只是因家書傳遞而同受規訓的「同刑者」，更是透過家書來進行心靈上的療癒。而張達修《綠島家書》中如何展現家庭變貌與故鄉景物，來營塑心靈共同療癒的氛圍，此即本節所欲探討者。

### （一）親情影像「直播」：家庭缺口的雙向彌縫

張振騰因政治冤案遭判刑 12 年，若這段期間都與世隔絕，當刑滿獲釋時定有恍如隔世之感<sup>28</sup>，難以承受這段期間家庭的所有變貌。對張達修來說，兒子長期「不在場」同樣也是家庭生活的缺口。要如何彌補這場政治冤獄所造成的時間裂痕？在家書中持續不間斷地陳述家中近況，就成為張振騰同步更新家族資訊的窗口。不只為了張振騰在綠島也能感受家庭的溫暖，更為了讓他能追上家族的變貌，日後獲釋能快速融入家庭，這才是「家書」的主要功能。張達修在最初通信時就寫到家人的近況，如第 2 封家書所說：

家中大小平善，可慰遠念。寒假過後，皎如、繹如又重上校矣。翠梧亦頗勤於職守，虛心學習，已見勝任愉快，惟在家時執拗任性，不甚融洽。為使其姊妹互相勉勵起見，每夜課以《古文》、《詩經》一小時，藉題引喻，俾能陶冶性情，使其潛移默化於文字之中也。（《綠島家書》，頁 18）

信中提及張達修三位女兒，也是張振騰的妹妹翠梧（純如）、翠柳（皎如）、敏求（繹如）<sup>29</sup>的近況。此後家書中也屢屢提到家中諸妹在學業、就業上的情況，如翠梧於實踐家專畢業後，在竹南中學任教；翠柳在護校畢業後，進入彰化基督教醫院擔任護士長並教授護理課程；敏求就讀銘傳商專，畢業後正尋覓工作。這些家人的近況，若是在一般的家書中自屬尋常，但若考量當時的情境，這無疑是張達修提供給兒子家庭溫情的方式。舉凡家人近況、家庭瑣事，這些內容都是維繫家人情感的重要元素，也是在牢獄中的張振騰能獲得的心靈慰藉。

然而在長期的監禁歲月裡，家中也不可能全無病痛、災厄之事。面對這些會引發負面情緒的事件，張達修也在家書中告知，但在告知的過程也不願引發張振騰過度的憂慮，以免影響兒子在監禁場域的情緒與表現。例如在 1955 年，

<sup>28</sup> 如張振騰回憶錄中，在獲釋後對高雄市的變化有「滄海桑田」的感嘆。（《綠島家書》，頁 218）

<sup>29</sup> 純如、皎如、繹如為張達修給予三人之別號，採《論語·八佾》：「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之典故。在家書中或合稱「三如」。[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 年），頁 83。

張達修的妻子魏吟淑就因長期遭受白色恐怖的壓力而引發病變。對於妻子的病情，張達修在家書裡雖然告知當為累積的鬱悶所致，但也不斷安慰張振騰這病情已受控制，不日將痊癒。例如在第 77 與 82 封家書裡就說：

入秋以來，汝母身體不適，嗣電視結果，認為心臟肥大，及肺臟左葉下萎縮，當係為積鬱所致，乃以針藥及中藥，細心療治，前星期以來，已漸臻良好，想不久當能康復，可無掛念！（《綠島家書》，頁 69）

母親自服藥後，經過大有進步，嗣服鱸鰻和歸芪後，竟奏奇效，所有宿疾已霍然痊癒，想汝聞此，亦應引以為慰。（《綠島家書》，頁 72）

在家書中雖仔細的交代病況，卻也強調接受醫療後已逐漸康復，更一再強調要兒子「可無掛念」、「引以為慰」，就是不希望兒子一方面承受監禁場域的規訓壓力，另一方面承受來自家中變故的傷痛。又如在關押期間，張家也遭遇 1959 年慘烈的「八七水災」，張達修在家書裡也描述當時情狀，並向兒子報平安之訊：

此地於八月七日晚，豪雨達旦，八日晨，大肚溪水勢增高，洪流決堤，衝入彰市，成為澤國，損失不貲，幸家中僅浸水尺許，大小平安，其他並無損失，實為幸事，知殷盼注，特此馳慰。……此次水害，為六十年來所僅見，想報上早已閱及矣。（《綠島家書》，頁 107）

當年八七水災在彰化地區亦有相當慘重的災情，報紙也有相當篇幅的報導。張達修此信，實為讓被監禁兒子安心。由此可見，張達修在面對家中遭遇的疾患、災厄之事，都顧及兒子的處境，試圖安撫其心情。

在家書中，張達修也傳達家中婚喪喜慶等重大事件。如八七水災同年，張達修次女張翠梧就傳來結婚的消息，在親戚的介紹下，與夫婿何進興相識。而張達修也告訴兒子這個好消息，在第 128 封家書中提到：

翠梧婚事，現正進行，對方為草屯何姓，工專畢業，廿七歲，現供職中國纖維化學技師，家教甚佳，家風亦好，惟翠梧尚固執遲遲不決，擬促

成之以完其大事也；如可成就，今冬可以出閩，學業仍維持至畢業云，如何俟後再告。（《綠島家書》，頁 109）

在後續的家書裡，更描述張翠梧結婚的過程，並隨家書寄送當時宴客的照片<sup>30</sup>，這也是要讓身陷囹圄的兒子也能一同歡樂。同是歡慶事件，在家書中張達修也多次提到妻子壽辰之情景，如第 131 封家書提到：

媽媽昨（九月廿七日）誕辰，有舅父等來為稱觴，余亦賦詩以壽，末段有「設悅今逢辰，稱觴約阿舅。贈君白雪詩，晉君黃花酒。琴瑟老彌調，慈祥報彌厚。康健乞天庥，齊眉臻上壽。」之句，可知當日愉悅情狀也。（《綠島家書》，頁 111）

信中陳述當時家族團聚的歡樂的情狀，在所引詩句也表現出夫妻間的相互扶持，也是對兒子表現父母堅定的情感。在第 171 封家書更提到張振騰因母親生日，而寄回貝殼製的「松鶴延年」圖，張達修為此作詩，其尾聯云：「烏鳥心情遊子意，一幀圖自瘴江邊。」句中他對兒子的孝心相當感動，並展現相當想念在綠島的兒子。同一封家書裡更附錄〈初冬遣興〉詩，其頷聯云：「綿蠻卻羨歸林鳥，唼喋私憐在藻魚。」（《綠島家書》，頁 140）出句採用《詩經·綿蠻》的典故<sup>31</sup>，希望兒子在綠島能受長官較好的照顧，對句則展現內心更希望兒子能擺脫牢籠束縛回歸家庭。

然而，在關押勞改期間，縱使家庭成員逝世也無法奔喪。如在 1960 年第 157 封家書裡，就傳來不幸的噩耗：

外祖母於去廿七日患腦出血，雖經醫治，竟於七月三日上午七時在小半天逝世，享壽七十四；已定八日告別，汝母為獨生女，篤於孝道，哀毀不堪，昨日特與翠柳偕往帶回彰以事休息，至十五日偕往送葬也。前寄

<sup>30</sup> 如第 141 封家書就提到：「翠梧喜事已順利完結，元月六日于歸，七日歸寧，是夜並招戚友百餘人備喜筵十席，為山莊增榮不少。茲檢相片數幀，俾兒先睹為快，餘俟放大當再寄去。」（《綠島家書》，頁 118）

<sup>31</sup> 在《詩經·小雅·綿蠻》中一再重覆「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屈萬里解釋「以上四句，乃行役者希冀其長官如此遇己也」。見屈萬里，《詩經釋義》（台北市：文化大學，1980 年），頁 312。

去之外祖母相片，慈容可掬，不虞作為最後遺容也。（《綠島家書》，頁 129）

張振騰的外祖母不幸過世，全家哀痛。但張達修在告知此一訊息之後，也只能安慰張振騰，將之前寄到綠島的外祖母照片當作最後的遺容。縱使親人過世也無法見最後一面，此亦展現白色恐怖受難家屬內心的無奈。

家族成員的過世自是令人感傷，但新成員的誕生讓張達修相當欣喜，在家書中與張振騰分享家庭樂事。如 1961 年 7 月 29 日第 200 封家書提到：「家中大小平安，翠梧回來避暑，已近旬餘，外孫雪白可喜，且一顰一笑，均令人憐愛，阿母尤感弄孫之可娛也。」（《綠島家書》，頁 164）信中所述之外孫即為張翠梧所生長女何春熙，甫於同年 4 月出生，張達修弄孫之喜溢於言表。更在第 202 封家書中附錄〈翠梧抱外孫春熙歸寧有作〉一詩，末云：「晚來彌覺天倫樂，詩卷閒拋抱外孫。」（《綠島家書》，頁 165）讓張振騰也能一同分享家族新生的喜悅，與天倫之樂的氛圍。

凡此種種，都可見張達修為了讓張振騰能接上家庭變貌的努力，無論婚喪喜慶、災厄或新生，都透過家書向兒子陳述。歡樂正向之事，自然要向無法在場的兒子分享；悲傷負面之事，縱然告知也要加以安慰。這種家庭氛圍的營塑，實欲給在綠島的張振騰來自家庭的溫暖，也是要填補政治冤案所帶來的缺憾。讓被迫「不在場」的張振騰能得到慰藉，這也是寄到監禁場域的「家書」，當中蘊涵的重大意義。

## （二）夢歸故里：精神家園「醉草園」的共同形塑

在家書裡，張達修也多次向張振騰陳述其祖業「醉草園」之事。「醉草園」位於南投竹山<sup>32</sup>，其名為張達修父親張錫勳採唐代草聖張旭之典故來命名，1927 年張達修與父親遷居當地開墾、耕讀，同時也是張振騰及其三個妹妹幼時成長的家園。這不只是張達修的家庭基業，「醉草園」更是他的心靈原

<sup>32</sup> 「醉草園」位於南投縣竹山鎮東鄉路（151 縣道）與東埔蚋圳之間，出入口附近尚有員林客運所設立的「醉草園」站牌。

鄉<sup>33</sup>，他將詩集定名為《醉草園詩集》，更多次在詩作中展現對「醉草園」的依戀與懷想，而在《綠島家書》裡也是如此。家書中最早提及「醉草園」者，在1958年第115封家書中提到：「醉園梅花，一片如香雪海，今星期擬返欣賞，並再接再剪。」（《綠島家書》，頁131）在文字中展現對家園的景致再三欣賞。但張振騰遭監禁初期，張達修先任職於彰化縣政府，較無暇返回竹山經營祖業，故而在第159封家書所附〈苦熱遣懷時庚子大暑前三日也〉一詩頸聯就說：「山中久負三間屋，海上長思一曲琴。」（《綠島家書》，頁131）即展現他對「醉草園」的懷想。1960年轉任台灣省政府、移居中興新村後，張達修即在第180封家書裡附錄詩作〈辛丑首春離彰赴中興新村有作〉，其一的尾聯說：「贏得故園歸路近，陽關休唱渭城篇。」（《綠島家書》，頁148）他相當高興能調任、移居，不只接近醉草園，更方便與親朋好友密切互動。

就在這年，隨著張振騰的刑期僅剩二年，張達修也多次重回醉草園整理農稼、就近修葺祖墳，並且在家書中分享過程，「醉草園」的景象也頻繁出現在家書裡。如當年第173封與185封家書都交代他回到醉草園，並雇工重修祖墳之事：

九峰坑祖墳，擇昨日重修，余約達三、達孝返醉草園一宿，昨凌晨返鹿谷，雇工興工，大約至星期一始可竣事，余今晚又擬再返鹿谷督工也。

（《綠島家書》，頁142）

昨清明節，余偕阿母返醉園一宿，翌日赴鹿谷，至鳳凰山下而返。下午掃愚川以及東郭祖父母墳。祖父已埋葬十年，墓木已拱，明年可以拾骨，俟吾兒歸來後行之。……醉園果樹、五穀皆蓬勃鬱茂，梅子青青，龍眼、椪果正盛開，真所謂「春色滿園關不住」也。（《綠島家書》，頁151）

在張振騰刑期即將結束前二年，適逢張達修移居中興新村，讓他更有時間能管理祖業、整理祖墳。在此時的家書裡，「醉草園」與位於鹿谷的祖墳頻繁的連結，

<sup>33</sup> 正如林翠鳳所說：「醉草園之於張達修，不僅是成長的家園，而且是心靈的歸鄉。」見林翠鳳，〈張達修《醉草園詩集》中的醉草園描寫〉，《人文社會學報》第4期（2005年12月），頁65。

或也顯現一種父子相承的家族意識。「醉草園」從父親張錫勳開拓命名、張達修繼承維持，最終希望能傳承給兒子張振騰。身為長孫、長子的張振騰雖因牢獄之災而無法回到故鄉、修葺祖墳，但張達修仍以家書將家族情景傳達，實有與張振騰共同型塑精神家園的期盼。

此後的家書裡，「醉草園」的符號更屢屢與張達修的家族活動相結合，如第 169 封家書云：「醉園新穀登場，前日曾偕汝母返園，老宗之次女定今出嫁。」（《綠島家書》，頁 138-139）對張達修而言「醉草園」不只是繼承祖上、可以維生的產業，更是家族活動的重要場景。到了 1961、1962 年，張達修在家書中出現「醉草園」的次數更加頻繁。如 1961 年第 186 封家書就附了〈春日返醉草園偶成〉三首，詩云：

廿載馳驅尚客途，故園二頃半荒蕪。幸憑瘠土添生計，新種青梅八百株。  
山水清暉俗可躅，修篁鬱鬱草芊芊。小鯛池畔臨風立，龍眼花開又一年。  
領略登盤筍味香，歸耕有願底時償。春光九十今纔半，雛燕新鶯繞草堂。  
（《綠島家書》，頁 152-153）

詩作中描述的醉草園，有著幽靜的竹林與山水風光可以排除俗世的紛擾，在鳥語花香中更有農稼可以溫飽。但可惜二十多年來在外任職奔波，無法返鄉歸耕，讓醉草園略顯荒蕪。張達修對醉草園似存有遺憾，這種遺憾不是為了農稼的產量，而是一種回歸家園的精神寄託。這種無法回歸醉草園躬耕的遺憾也屢屢出現家書裡，如在 198 封家書中說：「前星期返醉草園，佳木蔥蘢，修竹婆娑，倍覺草堂之可愛，乃十年來未遂歸耕之願，辜負先祖父願望多矣。」（《綠島家書》，頁 162）家書裡附錄的〈醉草園夏日書事〉詩二首其一詩末也說：「十年凜守先人訓，慚愧空山長薜蘿。」（《綠島家書》，頁 163）對張達修來說，醉草園的荒蕪是辜負父親的期望，也是自己內心的缺憾。由此可知，醉草園所承載的不只是農產，更存有張達修對家族活動的記憶，以及父子相承的情感，也是他心中的理想家園。

在 1962 年張振騰即將獲釋前夕，張達修對醉草園的經營愈發積極，屢屢顯現在家書中。如第 213 封說：「醉草園土地，明春起收回自耕，山畑補栽果樹。」

（《綠島家書》，頁 173）第 214 封說：「今年稻作豐收，醉園單冬，為歷年來最佳紀錄。」（《綠島家書》，頁 173）第 221 封家書也說：「明擬偕阿母返醉園，檢討春耕事宜。」（《綠島家書》，頁 179）張達修在家書裡頻繁提及醉草園的農事經營，或也掛心即將獲釋的兒子未來出路。由於遭到 12 年關押，張振騰早已喪失「行政專科學校」的學籍，張達修除希望兒子能繼續報考大學以完成學業<sup>34</sup>，或暗示若無更好的出路，繼承祖業也是選項之一。因此在第 222 封家書就說：

吾兒結訓歸來在即，屆時余擬偕阿舅東來接返，一俟期近，當再告知。日前甘霖如注，此間田疇大半插秧矣。前返醉園，打發農事，因今春已收回自耕，今後當作多角的經營以增產也。歸期不遠，尚希朝夕砥礪，毋稍懈怠，並留一身體為幸。（《綠島家書》，頁 180）

在家書前段言及張振騰即將獲釋之事，但話鋒一轉提到返回醉草園務農自耕之事，更希望未來能多角化經營來增加產值。最終再轉回兒子即將獲釋，希望他保全身體平安、健康。由此隱約可見，在張振騰即將獲釋前夕，張達修或已開始構思未來能與兒子一同在醉草園中耕讀的情景。更在即將獲釋前的 223 封家書附錄〈壬寅元月廿一日返醉草園有作〉一詩：

遊踪類飄蓬，久負歸耕約。行行指篁山，草堂近林壑。出岫雲無心，扶筇春有腳。桃李爭芬芳，我獨欣杜若。擊壤喧田疇，頗羨農家樂。桔槔灌我田，泉流免枯涸。驅犢懷當年，桑麻記約略。種樹多成圍，修篁亦解籜。每吟南山詩，陶潛同淡泊。偕隱歌何時，躬耕食藜藿。（《綠島家書》，頁 181）

在詩作裡，張達修身處園中彷彿能消去所有的煩惱，讓心情平靜。悠閒的欣賞山林景致，聽著農家勞動時的歌唱。而詩末以陶淵明隱居南山的典故，似顯

<sup>34</sup> 在第 221 封家書中說：「學籍一事，亦往法商學院查詢，據云吾兒學籍已不保留，因規定不得超過二年，過此則自然喪失。現下大專甚多，並有台大夜間部，今夏儘可應試，不難一試獲售，以完成學業也。」（《綠島家書》，頁 179）



現他意圖與張振騰「偕隱」其間，做一個躬耕隱居的逸民。由此可見，醉草園為張達修的心靈寄託的故鄉，在紛亂塵世外足以安身的理想家園。他也藉由家書，將這個心意傳遞給即將出獄的兒子，與他共同分享這個可以回歸的精神家園。

#### 四、結語

綜而言之，在預知家書將被檢視的情況下，張達修在書寫內容上產生「自我規訓」的情況。縱使張達修「不在場」不受綠島「新生訓導處」的勞改，在家書中仍得接受監禁場域的規訓—服從於監視者的管理，並接受其思想脈絡、接受其背後威權體制存在的事實。在書信及所附的詩作中，張達修為符合監視者的意識型態，一方面透過父子訓誨的過程展現對監視者的服從，一方面展現自身的人脈與思想。並特意伺應監視者反攻復國的心境，試圖取得監視者的信賴，以保全兒子的人身安全。張達修與張振騰不只是因家書傳遞而同受規訓的「同刑者」，更是透過家書來進行心靈上的療癒。在家書中傳遞漫長監禁生涯期間的家庭變貌與故鄉景物，來營塑心靈共同療癒的氛圍。張達修《綠島家書》中的書信內文與附錄詩作，正顯現受難家屬面對白色恐怖的悲歌，以及在政治冤獄下維繫家庭完整的期望。

終於，張振騰在 1962 年 4 月 13 日服刑期滿，順利從綠島獲釋回台，又經歷舟車勞頓二日才回歸家庭的懷抱。張振騰在其回憶錄中寫到家人重聚時的情景說：「抵達台中火車站，雙親、妹妹們與剛出生不久的外甥女都來迎接我。闊別多年相逢悲喜交集，無言以對，惟相擁而泣。」（《綠島家書》，頁 219）在當時張達修更寫了一首詩來勉勵張振騰：

一別十二年，歸來胡不喜。舐犢慰深情，歡極淚如水。劫患感餘生，昨非今應是。面目憐清癯，松柏姿可擬。往事休重論，立志從茲始。虔誠禮神祇，殷勤謝鄰里。山城春已深，草堂月正美。舉觴慶團圓，詩篇歌樂只。願汝體親心，德行勤礪砥。日新師盤銘，家聲期振起。（《綠島家書》，頁 219）

在詩作中，字裡行間都顯現對張振騰的疼惜與勉勵。但雖然張達修希望「往事休重論」，但白色恐怖的陰影仍籠罩張家。就如張振騰、張翠梧所述，縱使從綠島獲釋，也難逃仍籠罩台灣的威權壓迫，警察也無時無刻緊盯著張家<sup>35</sup>。對此，張達修的著作中並未述及，但從張翠梧的陳述中就能略窺一二。而受難家屬對威權體制的壓迫，不滿的情緒終在某日爆發，張翠梧寫到：

直到有一天，看到警察又在門口徘徊，媽已忍無可忍，真不知那裏來的膽子，就出去對警察大聲吼說：「我們家的小孩是正直又上進的好人，無犯罪平白關都被你們關十二年了，你們動不動就來我們家門口站，你有沒有想到我們鄰居們會如何想？你說我們犯了什麼法？什麼罪？講出來嘛！」警察結結巴巴講不出話來。從那次以後，化明為暗，就沒那樣明目張膽，在門口站崗了。（《綠島家書》，頁 247-248）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綠島「新生訓導處」是一個小而具體的監禁場所，但在實施戒嚴的威權體制下，整個台灣不也是個受控制的牢獄？雖然監視者極力壓制、被監禁者被迫自我規訓，但對於威權體制的誣陷、壓迫、及其產生的創傷，終究會化為不滿、反抗的情緒而迸發出來。只因為參加「讀書會」，就被指為參加共黨外圍組織。羅織罪名，塑造冤案，這就是造成無數台灣家庭創傷的白色恐怖。

縱使在過去無法吐露心聲，但隨著《綠島家書》的出版，讓社會能略窺一二。雖然張達修「不在場」，卻也與張振騰一同接受規訓。張達修《綠島家書》在台灣文學史的意義，正顯現受難家屬面對白色恐怖的悲歌、一個時代的共同印記。

<sup>35</sup> 張振騰說道：「每次找到工作後，沒有幾天就有警察人員來找老闆關照，次日我就被解雇了。原來警察說是關心，其實是來向老闆暴露我的身分。在當時大家仍很怕事，尤其一聽是政治思想犯就更不敢用了。」（《綠島家書》，頁 220）甚至到張振騰與綠島回來的「同學」，一同創建硫酸工廠，警察仍持續騷擾。張振騰描述：「我們建廠以後，警察情治人員，仍然不斷到工廠找麻煩，我們都習以為常不去理睬，直到解嚴之後這種現象才慢慢地改善。」（《綠島家書》，頁 223）

## 參考書目

### 一、專書

米歇爾·傅柯 (Michel Foucault) 著、劉北成等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  
(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

〔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台北：新文豐出版  
公司，2001年)。

屈萬里，《詩經釋義》(台北：文化大學，1980年)。

胡子丹，《跨世紀的糾葛—我在綠島 3213 天》(台北：國際翻譯社，2009年)。

張淵盛，《飄零·詩歌·醉草園——跨政權台灣末代傳統文人的應世之路》(高  
雄：麗文文化，2016年)。

張達旦，《篁嵐吟草全集》(台中：張達旦，2004年)。

張達修，《綠島家書》(台中：張振騰，2007年)。

張達修，《醉草園詩集》(台中：張振騰，2007年)。

〔元〕脫脫等著，《宋史》(台北：鼎文書局，1978年)。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上)(台北：唐山出版社，2005年)。

### 二、論文

#### (一) 期刊論文

李癸雲，〈文學作為精神療癒之實踐——以台灣女詩人葉紅為研究對象〉，《清華  
學報》44卷2期(2014年6月)，頁255-282。

林翠鳳，〈張達修《醉草園詩集》中的醉草園描寫〉，《人文社會學報》第4期  
(2005年12月)，頁65-85。

## （二）學位論文

潘驥，〈張達修文學的三種面向—現代性、異域經驗與創傷書寫〉（嘉義：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8年）。

## 三、雜誌文章

賈景德，〈甲午詩人節賦簡大會諸詩友〉，《台灣詩壇》7卷1期（1954年7月），頁2。

## 四、電子媒體

「維基百科」阮文心，（來源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AE%E6%96%87%E5%BF%83>，2017年2月1日）。